

呂氏春秋

十八之二十

四

東 京 圖 書 館				
五	二	四	函	類
冊	號	架	函	類

漢 書 門				
五	一	五	四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三	〇	七
函		
一	五	四
架	冊	號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6041
冊 數	5 ( 1 )
函 號	307 2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呂氏春秋卷之十八

淺草文庫

審應覽

審應

一日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

欲先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人唱我和人

先我隨以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

以責其名實德行之實名德行之則說者不敢

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孔思請行魯君曰

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作孔思對曰

應順之曰  
取實責名  
百不失一  
之道

魚之子

孔思對曰

董份曰圓  
活

真德秀曰  
韓不能興

必國援引  
謂提以為  
口實公子  
食我都是  
陳賈一流  
人

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來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劍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昭侯哀侯之孫故適使封鄭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

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之。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魏昭王問於田蚡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襄王之子也。聞先生之議曰：為

楊維禎曰  
田詘幾令  
名實莫辨  
者亦昭王  
不先審於  
已也

聖易有諸乎。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是言昭王

曰。然則先生聖于。于乎也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

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

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

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詘。之。對。

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

因。以。知。聖。對。昭。王。已謂田詘昭。王。有。非。其。有。田。詘。不。

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

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武靈主之子吳偃所生事治偃

止也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

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今。蘭。離。石。

入。秦。二縣叛趙自入於秦也今屬西河而。王。縞。素。出。一作縞素

得。地。而。王。出。一作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

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

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

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能諧

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八 三

三  
破惠王心

陳深曰言君欲在官民欲在民不知衛君既知其自藏之與在上奚擇何必又重稅但使在民即如在上可也

在濟曰言堪作想使人心折

焦茲曰峭拔

甚愚矣

嗣君崩後也入世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為君薄疑其臣也夫聚粟

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

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知猶得也其不在上

也為官言不如其在上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在民

也為民言不如其在於民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

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

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

申不害之族也為公子沓相說見公子而戰戰懼也公子沓嘗之曰申子

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嘗毀也毀之言不任為吾相也夫不滿之辭

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

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戰者

不習也不慣習見尊者故懼而戰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駟驕意

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

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

則可言以嚴駟者失則可也

重言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

闇三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

柔坤曰玩  
一恐字恭  
默之中有  
龍見雷聲  
之象

玉世貞曰  
柳柳州辯  
王之弟當  
封耶周公  
宜以時言  
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  
以成之故

不可信此  
是正理正  
論

羅景厚曰  
維健飄肆

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成王與唐叔虞

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

女。削梧葉以為珪。冒以授叔虞。周禮侯執信圭七寸。故曰封女。叔虞喜以告

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

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

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

於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傳曰：當武王世。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已曰：余命而子曰：虞。將

與之虞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為晉侯。此之謂也。周公

曰：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

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

讒。莊王楚終王商臣之子。旅也。讒。謬言。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

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

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施設也。何不施設言於不穀也。對曰：

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

鳥也？王射之。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曰：有鳥止於南方之

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

疾榜曰突  
入太宰証  
與夫差空  
伴布武

王世貞曰  
君臣所見  
畧同

錢福曰晉  
入清言

劉辰翁曰  
古雅絕倫

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  
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  
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  
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  
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耶。成公賈之讒  
也。賢於太宰証之說也。太宰証之說聽乎夫差  
而吳國為墟。証晉州犁之子州犁奔楚証自楚之吳以為太宰成公賈  
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齊。桓公恠之曰。與仲父謀  
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恠之曰。與仲父謀

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  
有聖人也。桓公曰。譖日之役者有執踣瘡而上  
視者。躡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  
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實者延之。而  
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  
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  
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

方孝孺曰  
西公容臂  
甫動而伐  
言之謀遂  
涉况假以  
言則幾將  
安匿言固  
不可不慎  
乎

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矜日者臣望  
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  
色也。君喏而不吟。吟開所言之者莠也。君舉臂而  
指所當者莠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  
莠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  
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  
公管仲唯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  
田子方學子貢  
尚賢仁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耽學無為貴道  
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精論

張榜曰二  
語通篇之  
神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  
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  
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蜓小蟲細腰  
四翅一名白宿終  
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  
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  
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  
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  
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

深曰題  
甘精論誠  
有味其言  
之地



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事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口疇。病。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得道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一作解而道存矣。

真德秀曰  
不言見道

期所為孔子

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

張榜曰應  
楚語

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也。楚僭稱王。守縣大夫皆稱公子。建為費無極。所譜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于晉。鄭人殺之。勝與庶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應之。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微言若石沈沒水中。人不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沒行。取之。人不能。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

茅坤曰知  
言者識通  
微言如水  
取之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八

八

以知飢快  
瞞他不過  
陳深曰此  
言微言不  
如不言不  
知言以不  
知言

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繩齊之而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識味臣也能

別淄繩。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

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

弗得不得知謂則不以言矣。不欲白公言者謂

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

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

之所以死於法室。白公不能踏無為遂行其志殺子西子期而有荆國葉公

子高率方城外衆攻白公九日而殺之。法室，法室司寇也。一日浴室澡浴之室也。齊桓

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

而人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

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及

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臣

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

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

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

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

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

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去聲曰懸  
猶如日林  
函石鏡照  
見腑臟

楊慎曰衛  
雍慧性管  
仲識敏可  
稱雙絕

某坤曰斐

主世貞曰  
幾之先見

明眼人以  
望斷之如  
碧室燃炬  
何後不燭

劉辰翁曰  
變譽喪真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  
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禱  
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  
公之子驪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  
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三塗為祟之言  
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專於  
洛與萇弘謂劉子容猛非祥也其伐戎也陸渾  
二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微戎九月丁卯  
晉曷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吏先用牲于洛陸渾  
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自二于  
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曆世亡天子  
矣按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天子  
許之。天子周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  
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

事也而容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  
周襄王  
時也萇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  
以世推之當為晉頃公其不得為襄王明矣劉  
康公乃微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  
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  
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  
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  
謂者可為。

離謂

四日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八

十

商陵可以  
易位真亂  
國之風

王孫曰  
禮

陳深曰  
又曰問  
各同與  
非舞文之  
狂何異  
董份曰  
功則證有  
功則忌忠  
臣幾無樂

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  
譽一本作巧辭成黨眾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  
國賢主猶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  
不自以為惑故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  
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  
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  
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  
倚之令無窮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  
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

愈疾此為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偽知而  
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  
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  
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  
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  
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  
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  
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  
民傷之此鄧析之讒辨所以車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八

十一

避處

此豈不悲哉。比干、張弘以此死。以世詭辨反白為黑而主不知

故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庶父商容紂時賢人所從學者也周

公召公以此疑。管蔡流言故疑也范蠡、子胥以此流死。

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

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一作袴下同

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

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不可與不可。日一作變所

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

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

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

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

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入曰：固不

死乎？對曰：然。凡事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

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

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

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

者意之表也。鑿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

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

大孝謂曰  
姦臣負國  
觀然不耻

諱有光曰  
工於詞者  
多悖於德  
聽言可不

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也。橋戾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為從也魏王以為辯達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以止其行。關西為橫髡以合關東從為未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輟不使行之也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僮而斲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僮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僮於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僮見之則自銜齧其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

注辭

五日非辯無功也。謂亂其辭之中又有辯焉心之謂也言其心則近之矣凡言者必論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辯且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



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

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孫也平原君

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

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

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

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

龍言藏之三牙辯說也若乘白馬禁不得度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

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

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近難成也願得有用

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

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知君將從易而

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

曰：公無與孔穿辯。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秦之有柱國令

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矣如日正圓。視其時。日

當今令謂君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止問馬

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

十謂若公孫龍滅去其三牙多而偏不可為故難也藏去其二少而均故易人有任

呂氏春秋

卷之十四

張榜曰妙品

董份曰辯士舌才妙

在只下一轉語令人

謂曰

第此曰轉折學列議論續生

張榜曰病  
悉如書

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析言

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

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

曰。公雖亡緇衣。此實一作真吾所自為也。澄子曰。

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

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

想認路婦緇木計其禪緇紡緇宋王謂其相唐

鞅曰。寡人所殺戮者。兵而羣臣。愈不良。其故

何也。宋王事唐鞅曰。王之死。罪在相。相

罪不善。善者。故為不善。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

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

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

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一作

良。民人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仕魏為惠王相獻之。惠王

善之。以示翟剪。翟剪曰。善也。翟剪翟黃之後也惠王曰。

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

翟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謗。後亦應之。此

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與謗或作邪謗豈無鄭衛之音哉。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八

十五

陳深曰舍  
不盡

天厭  
以發其類



楊慎曰德地爽豁

劉辰翁曰  
惠施非直讓國之士也然言婉而多風

然不若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說也。不如呼與諤宜於舉大。夫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不屈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雖一作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八 十六

蝗蝻害稼  
惠施亂國  
匡章以蝗  
蝻刺他極  
無功食

舜許田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

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田。故惠王布冠而拘於

酈。酈邑名也。自居於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

所見宜王之父幾危。危不受魏惠王也。惠王易衣變冠乘輿而走。

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主幸

饗傳國之名。惠子幸饗以不受之名。以為必誠也。匡章謂惠子於魏王

之前曰。蝗蝻農六符而獲之。故為其害稼也。

匡章五子。名也。食之曰。食。今日。食。謂蝗為害。喻。匡章。子。名也。受。書。于。義。者。也。

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

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

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匡章。雖然請

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

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睇望。若施

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表。掇。儀度。使工女化而為

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

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

而能也。公何事比施於螻蟻乎。惠子之治魏為本。

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

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糜爛其民。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

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天下人笑之。得舉書其諱惡。乃請令周

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更著其名。名仲父之名也。國

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羸也。國家空虛。

天下之兵四至。衆庶誹謗。諸侯不譽。一作舉。皆道其惡也。

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子之法善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大水前呼輿。謗後亦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嘗謝負於翟翦。而從其謀。社稷乃存之。

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

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

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獨見聽用於魏者幸也。以賊天

下為寶。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白圭

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以彊力也。白圭無

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

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

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陷。一作掘。歛。讀曰育。新

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六 十八

主世貞曰  
孟工聽翟  
勇社稷雖  
肯而猶削  
倘能不聽  
必施行揖  
之事而  
孟子行  
義之道  
五十戰  
昔湯武之  
師河至於  
二十敗而  
大將愛子  
禽也

陳深曰此  
見惠施疆  
辯莊周嘗  
稱惠施視  
此獨詳

荀彧曰  
圭之謂  
子與翟  
謂衛之  
室車煩  
之刺極

婦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也遇見其  
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  
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  
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汗  
因汗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  
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  
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  
大甚者

應言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鷄多洎之  
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肉汁日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少洎  
之則焦而不熟焦燥鷄難膈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所  
可用螭讀齒齒之齟齬鼎好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而不  
用可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  
之既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  
者意者徒加其既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  
大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

董份曰昭  
王雖善偃  
兵公孫龍  
早以觀破  
之事辯士  
之說人主  
尚揣摹得  
痛而後詭  
逆其言以  
進之也

王蘇曰古  
一轉折如  
然而解

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

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噲之子也。

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密計之。公孫龍曰竊意

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

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

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

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

為功。今大王曰我其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

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

為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

以非攻。司馬喜趙相國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

曰然。曰今王與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

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

師曰今趙與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

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

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

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

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卯割絳。竊

五清曰魏  
之也秦能  
司徒秦亦  
可以強官  
之秦之收  
魏也者漸  
矣

曰官  
望大

秦之命又  
內政於孟  
印之辯而  
聽起賈以  
耳為司徒  
魏王操縱  
全在人手

陳深曰割  
地予人而  
復爵其臣  
然則人臣  
欲得司徒  
者必爭割  
地與秦矣

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印求司  
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也  
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印臧亦願大王之更  
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  
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公之主  
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孟印入見謂魏王曰  
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印曰王應之  
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印也孟印太息曰直矣  
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侯安

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一作善牛也言王使

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身王是重臣也令二

輕臣也二疑也臣見令臣責令秦印雖賢固能

乎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凡人主之與其大官

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銖矣而因得大官錙銖

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大官人

臣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印

得其所欲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疆猶不能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八 二十一

楊修曰

孫資曰

責無責。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邛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

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許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也。魏王將入秦。

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

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

下也。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與梁及身也。

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

然。乃輒輟行。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後決。將秦

自起攻趙。因抗其卒。四十萬眾。干長平。士民倦糧食。當此時也。兩

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魏地方六百有之勢。是

有之勢。是育是之勢。而入大蚤。入秦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說也。

言何必待魏敬之說。乃不入秦耶。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

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與

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

具備。

八曰。今有羿逢蒙。繁弱於此。而一作無弦。則必

不能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逢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

呂氏春秋

卷之十八

三十二

張榜曰聖賢無其具則功名猶不立奈今之欲立功者卒欲為聖賢之所不能為也

羅景淳曰必不借聖

所以諫君惡其絕妙

至世貞曰魯君信是解人

良弓所出地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因以為弓名。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鄆。薄矣。薄或作毫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伊尹嘗居於庖厨。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曹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曹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

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擊搥其肘。吏書之不善。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勉猶勉也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擊搥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亦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曹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曹



巫馬期歸  
化於直父  
而獨與全  
小魚亦見  
微之智也

化之使刑  
行於遠

齊魯  
文亮

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直父者。子  
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章必子敬諾。乃  
得行其術於直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  
往觀化於直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  
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必子  
不欲人之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所舍者小魚  
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必子之德至矣。使民間  
行。闢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必子何以至於此。孔  
子曰：止。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遠  
必子必行此術於直父也。夫必子之  
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必  
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遠必哉？此魯君之  
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  
弗知惡也。慈母之愛喻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  
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木石之性  
皆可動也。又况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  
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  
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辛卯二月朔日庚 公而朱了 士德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呂氏春秋卷之十九

離俗覽

離俗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

餘者。妄苟也。因世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所有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所有餘者。妄與苟也。故賤之。故布衣人

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

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

有可非。微獨舜湯。言雖聖不能無。關况賢者乎。飛兔要褻古

劉辰翁曰 德隆道尊 之人其窮 也身榮其 死也名高 斲削猶有 可非斯不 落鄉愿一 道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一

唐順之曰  
石戶之農  
爾妻子以  
入海聖世  
之隱而狂  
自欺  
真德秀曰  
以天下為  
身已自投  
於淵其潔  
也與淵同  
其清

湯維楨曰  
下隨豈輕  
主傳名作  
中實見得  
財舍辱身  
非死不可

之駿馬也材猶有短飛兔要裏皆馬名裏故以

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也

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召

妻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

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

於訶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

蒼領或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辭曰非

事也湯曰孰可卜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

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

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疆力忍詢詢吾

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

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

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

於潁水而死潁出於潁川陽湯又讓於務光曰

智者謀之武賢一作者遂之也遂成仁者居之古之



豈曰已  
止之高節  
只了得一

不能為四  
乎也但欲  
公利民不  
得然不  
得耳

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饗其利。非廉  
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  
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  
募水。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十  
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  
察。察見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利賴  
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  
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矣。

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

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鈞者。魚有大小。

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鈞浮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

餘子。亡戟得矛。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

矛。却一作退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

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

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

之狐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

以歸乎。高唐齊邑也。狐叔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叔無孫曰。

呂氏春秋 卷之七九 三

五淋曰餘  
子之死傷  
身無孫之  
死傷義

無訟曰斷  
余事也

義廉曰  
受辱必不  
受辱必不  
受辱必不  
受辱必不  
受辱必不  
受辱必不  
受辱必不  
受辱必不  
受辱必不  
受辱必不

唐順之曰  
斷人之過  
而不沒人  
之善也

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

也。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

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

濟人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眾亦必

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

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

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

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

之孫靈公之有士曰賓卑聚，焚有壯子白結之

冠，丹績之袍，袍，衣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

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

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

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

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

退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

也，有可以加乎。

高義

二曰：君子之自一作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四

陳源曰君  
子以義為  
通非所  
俗人等

所行誠義也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

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

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

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

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

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景公致廩丘

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

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

其不知止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有

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萬乘難與比行

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

適於越公上適子墨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

說之謂公上過日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

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

社七下家也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

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日殆未

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

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

楊慎曰君  
乎不以祿  
為貴而貴  
陳君子

李坤曰墨  
翟惟欲言

聽道用否  
則雖與全  
越而不受  
况不為墨  
難者肯違  
道以于主  
否

三世貞曰  
伏一待之  
非塞後世  
之道子夢  
之草草也

量一作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

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

用之一作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其國

是一作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

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若兄

相公親戚相惡今可得三國恐虧其義而詳之

可謂能于存矣其國一作人相主亦遠矣則

大與與人若後國一作則物與于魯曰

我之三人一作則名虧壤土忠

不惑也一作王二三至平如欲使人復於

已臣請是七日將軍之過也一作為也

稱將軍何死于魯曰遠者無罪則魯世之世王

者皆皆不列之名而於臣適若是則荆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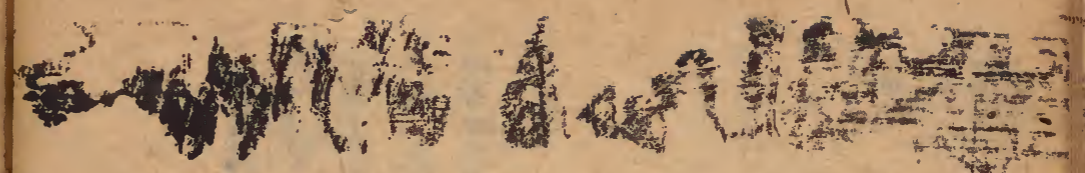
為天下之憂也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

之振也一作三才各領其土人主之忠存而不知

所存存之一作存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致至

也盡一作之一作王所居也一作萬國之順也從

世生一作矣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執谿白



公之亂矣。靈王作乾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

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之。令尹子西謂

馬子旗侯鄭復讎計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

旗寧帥救鄭。勝怒殺今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曰公之亂也。

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

而今猶為萬乘之

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

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

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珍。廷有

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庭

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

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

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

事矣。事職事也。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

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一作令吏。救之上之惠也。

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

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救之。而不肯。石渚

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上德

三日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七

真德秀曰 嚴論正大

石渚忠孝 曲全不屬 節節臣道 子道兼盡 之矣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七



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皇帝之政。

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

太華之高。西嶽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闔

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廻

乎天地。廻通澹。乎四海。澹之也。東西南北。極日月之

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一作思不臧。臧。置也。虛素以公。

素質也。惡其質以奉公王之實也。小民皆之。皆公也。其之敵而不

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

其所受之。此之謂順情。情性也。故古之人。多隱而

功著形息。而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

民不識。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

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

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

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

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鑄在後

故曰先武。舜其猶此。上一作乎。其臧武通於周矣。晉

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

其份曰

八以德義

化不必

發其罰

其賞二罰

不德去

也

揚雅模曰  
康春有神

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

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昨之也。麗姬

易之。易，置也。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

太子自西河歸膳，故曰所由遠。姬施嘗，人人死。

食狗狗死，故深太子。太子不肯自釋，曰：「君非麗

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公子夷吾自屈奔

翟，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

焉。文公名惠，宣公庶子，頑。庶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過五鹿如齊，齊

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其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

池魚。其公名襄昭公之子。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林，莊公之子。

父桓公，御之。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

諫，一作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

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

之荆。荆成王慢焉。傳曰：「反楚楚子饗之日，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

日子女玉帛，助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還子玉請殺之。」楚子

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九

國也  
之始禍  
極於此天  
殞至饑  
變公曰  
變公曰

移文  
受公賢君  
乃不禮重

忘豈人生  
稍過亦自  
有數平昔  
曹鄭則不  
從責也

董份曰文  
公方假仁  
義以塗人  
耳日被瞻  
擬鏃而呼  
三軍之士  
者文公教  
二軍以忠  
自不得致  
也

丘齊曰孟  
勝一死以  
符墨教弟  
子之死者

之誰能廢之。連天必有大咎。乃送去荆之秦秦

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之也。繆公入之。入晉納也。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

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

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

將烹之。被瞻據鏃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

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

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

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

之為利博矣。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

孟勝二人學墨道者陽城君令守於國與璠以

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

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

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

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

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

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

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

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

遂有百八  
十三人墨  
者之業繼  
之者何其  
衆也

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

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子賢

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

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殛頭前於孟勝。

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孟

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

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

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以為

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一作停當。不足以致此。

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若客也。

###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

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

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

可。闢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

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

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

三盤曰義  
不足死賞  
罰不足去  
就可得謂  
之義與賞  
罰否

張榜曰接  
應上下血  
脈融貫

王整曰以  
賞罰不克  
結民之不  
用便於起

無治曰扼  
要之談

王整曰將  
綱紀欲惡  
短兵相接  
而復以賞  
罰維佳

又曰黜法  
絕佳

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  
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  
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  
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  
得稷。人不恠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  
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  
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  
不用賞罰。不克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  
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

管仲  
商鞅

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

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  
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  
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克也。榮利所以  
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克。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  
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  
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  
遽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賞罰有克也。莫邪不爲勇  
者。典一作懼者變莫邪良劍也勇者以工。懼者以拙。

陳深目文  
法劍機

楊慎曰信  
乃賞罰之  
法

雲坤曰御  
民之術德  
威俱不可  
廢然必有  
德而後威  
可行蓋託  
於水威託  
於愛有味  
乎其言之  
矣

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

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密須之民自縛其主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

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

少。一作年功名猶可立古昔多出布衣定一世

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

之本。本始也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法宋人

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瀉水。倒殺也又復

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瀉水如此者三雖

道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道父之道而

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

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

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

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

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

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

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

威身必咎矣。咎一作見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

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適威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

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

所用而不可得。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

積水於下。勿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

則畜也。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讎而衆不若

無有厲下。子也。厲。王名胡。論法。戮不辜。曰厲。下。名河。東。水。安是也。

有讎而衆。故流于誦。禍及子孫。誦。地名。河東。水。安是也。

召公虎而絕無後嗣。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今世之

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

不有。不得有。其位。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

可謂有之。靈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

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由此多其難生矣。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

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

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墜之於塗也。抑

張榜曰筆  
繩左國

在學。淳曰  
錯落而步  
少嚴繁

王世貞曰  
君者盤也  
盤圓而水  
圓者者孟  
也孟方而  
水方出荀  
子

劉辰翁曰  
揮塵談兵  
皆微不中

畫份曰中  
繩中規則

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

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

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如神也

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

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

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

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

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盡可民然而國不亡

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盡可罷則

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不臣之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

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

公進退一作却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姓稷其名莊公曰

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駒百而少及焉不達也

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

之莊公桓公之子周也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在桓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

闔為妄矣若實顏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

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

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一作却中繩左



外自合馬  
志如求之  
於馬則必  
致較而不  
可謂之中  
繩中規矣

禮順之日

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

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

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

煩為教而過不識過則識知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

而非人不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重為

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民進則欲其賞退

一作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

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其為也是以罪

召罪上下之相繼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

業煩則無功一作准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

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一作用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適宜也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

者恐必死遂應劭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日鄭

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

故周尚一作窮有竊一作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

之敗也未聞

為欲

六日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飲用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

歸有光曰  
戰國文勢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十六

氣橫而機  
際閱此筆  
陣真如長  
如駿馬下  
如絕妙機  
神

茅坤曰瀑  
布千仞墮  
風而下

劉辰翁曰  
側峯露奇

楊維禎曰  
染生動

君不能得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

用之也。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為彭

祖也與為殤子同。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子至

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勸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天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

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

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一作赴水火不敢

却也晨寤典務耕疾庸櫜櫜古耕字為煩辱不敢

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

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

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

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

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

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

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

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

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

此處有模糊的墨迹或印章，部分文字難以辨認。

齊曰古  
如織

無故曰文  
乃有欲而  
不致失國  
之寶故可  
以伯

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  
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  
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  
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  
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  
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  
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  
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  
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

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  
民爭為不義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  
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  
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

大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也。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

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  
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  
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  
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十八

茅坤曰挽  
欲字筆二  
蘇利

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  
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  
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  
謂知求欲矣。

### 貴信

七日。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  
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  
書滿猶

錢福曰賞  
者制人之  
器也。虛言

也。故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  
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

則不制人  
而人自制

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也。制

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  
用矣。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义矣。人臣有知

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

地行一作安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  
不交故不成歲也春

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

在木曰果  
在地曰菰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

則長途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

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

王鑿曰天  
地四時皆  
不言而信  
則信固不  
待盟誓要  
結矣。後世  
不信而假  
以言言復  
歸於不信  
明乎言者  
信之賊也

張榜曰句  
可根信字  
文法奇縱

陳深曰照  
上天人兩

夏成一

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去。

真德秀曰  
公聽曹  
颺之言而  
毋桓公雖  
得其地而  
適成齊桓  
之信於天  
下豈上之  
切惡足以  
言勇

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闕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颺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颺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颺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颺按劍當兩陛。

王世貞曰  
亡地得信  
以百里之  
地而信於  
天下與晉  
文伐原寶  
信意同

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  
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  
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  
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  
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詐之而不予  
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  
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  
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  
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翹  
湯之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許之許之謂復故  
公干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與曹翹之可讎  
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夫九合之而合一匡  
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  
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  
可全也

舉難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  
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  
弑之謀五霸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

董份曰閱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二十一

方孝孺曰  
詞非意慄

丘濬曰  
堂

焦竑曰  
功名之人  
大都為才  
所使才大  
者繩原不  
定以拘之

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  
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  
非則行飾。飾讀曰勅。勅正也。故任天地而有餘。德範也。不  
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  
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難瞻則恐。恐則離。叛故失所親之也。自責  
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苟且。不從禮義也。故天下之  
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  
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先王  
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一季

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論一作術則見外季孫

文子子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也。於是受養而便

說。孔子受其養。魯國以訾。訾毀也。孔子曰。龍

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

濁而游乎濁。螭龍之別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

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

追逃者趨。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

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克。季克對曰。君欲置相。

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執賢。文侯曰。善。以王孫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二十二

魏長海曰  
此名不朽

荀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貴。季成進之。  
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  
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  
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  
斷。相過季克之對文侯也。亦過。言俱不得雖皆  
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  
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霸。  
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  
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相曰。或與璜孰可。

此功之所以不及五霸也。下擇也。成季相也者。

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  
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  
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  
榮者。三士羽之也。翼羽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  
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暮  
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爨  
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  
悲。擊牛角疾歌。歌碩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

劉辰翁曰  
甯戚急於  
功名悲歌  
遇主亦可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三十三



為躁進戒

素坤曰人情瑕易掩瑜况忌才者舉小惡以受大美人主即幸而廢其之

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恃君覽

恃君

一日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之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

辛卯三月朔日燈下朱了

士信甫

呂氏春秋卷之十九 終

呂氏春秋

卷之十九

三十四

之矣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恃君覽

恃君

帝份曰翻  
龜有大力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  
 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  
 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害也。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  
 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  
 君道立也。衆之所奉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  
戴故道立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羅景淳曰  
太古之世  
無君猶不  
知倫物况  
中古以下  
苟無其君  
不知更作  
何狀

力學諸曰  
中國有君  
朝人倫人  
始知其入  
世古今四  
夷之國無  
君無人倫  
耳目有所  
不及皆不  
能知尚同  
洪荒之世

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

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

制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

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

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

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

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

者。天下之利也。

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也。

故廢其非

君而立其行君道者。

行奉也。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

章。熊虎為旗。章明識也。非濱之東。

朝樂浪之縣。箕子夷所封。濱於東海也。

穢之鄉。

東方曰夷。穢夷國名。

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

大人之居多無君。

東方之夷。揚漢之南。

楊州漢水南。百越

之際。

越有百種。

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

堯之國。多無君。

皆南越之夷。

氏羌呼唐離水之西。焚

人野人。

焚讀如匍。匍之匍。

篇竿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

鄉。多無君。

西方之戎。先言氏。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

鴈門之北。鷹

隼所鷲。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

耳之居多無君。

北方之。

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

麋鹿禽獸。

不知禮義。無長幼之別。如麋鹿禽獸也。

少者使長。長者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汪道昆曰  
脉法精紫

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為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幼奉長。卑事尊。疆不得陵。國君利國。官長利官。弱衆不得暴寡。以此利之。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常施時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盜作耳之則死。人臣之議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

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氣往乞於其妻之所。

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

子之才而索事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

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在厲叔事莒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之然晉陽

以回士遇

之圍未見

穆文熙曰

以豫子之

賢而智伯

之然晉陽

之圍未見

籌則豫子  
非國士也  
待則察耳

敖公。苗子國也。敖公謚公君也。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

桂厲叔自以不為敖公之。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也。芡

所。知。而。遠。去。居。於。海。上。也。鷄頭也。一名冬日則食橡栗。橡栗斗也。其狀似栗。首敖公

有難。桂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

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

也。桂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

往。死。是。果。知。我。也。今不死其難。是敖公。善將。不

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子

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君

於得察也。君道安固。不危殆也。忠以衛上。臣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顧處之

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安

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

宇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子。子。大夫。陳須無之子。子。俱。伐。樂。高。氏。于。穆。樂。高。氏。敗。又。敗。於。莊。國。

人追之。又敗于鹿門。樂施疆出奔陳。鮑分其室

是其貪。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四

陳深曰開  
獨案得

余有丁曰  
同節真堪  
屬千秋

劉辰翁曰堯舜之世伯成子高身爲諸侯則非逃世絕人者流矣及舜授禹辭諸侯而耕禹之德豈果衰歟尚論者正當參會

正世貞曰辛寬之論周公固非其論太公亦非也

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字雖身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

吾農事

協而變遂不謂和也。夫爲諸

侯名顯榮實伏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

茅坤曰深  
得聖人立  
國心事

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不知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特德不特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燕爵論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為賢者慮也。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

為聖德之君至其郊也。愚痺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

固妄誹訾，豈不悲哉？亦如燕爵為鴻鵠，鳳凰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妄誹

謗訾毀之，故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

門。違去去齊至魯也，後門日夕門已閉也。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

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

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

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

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曰：嗟乎，道

其不濟夫。死之道其不濟也。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

孟轲曰戎夷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渠可謂之國士否

丘音曰妙對不相不致戎夷於

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

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而生。弗為也。

故曰。達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側至喉。愚夫弗為。生貴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之謂達乎死生之分者也。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夫。故晏子與崔杼盟。

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口所不與。崔慶者。故曰。不變其義。遂陵。季子與國人願以為王。而不肯。季子與壽夢孫子也。不肯。延陵。不人與國。故曰。延陵。季子也。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叔敖。遠。子三去。令尹而不憂。

令尹。楚卿也。論語云。令尹子文不云叔敖。皆有所達也。達於高位。疾者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

于遂。于遂。吳邑。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滿二千。斤為蛟。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

也。故曰。達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側至喉。愚夫弗為。生貴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之謂達乎死生之分者也。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夫。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口所不與。崔慶者。故曰。不變其義。遂陵。季子與國人願以為王。而不肯。季子與壽夢孫子也。不肯。延陵。不人與國。故曰。延陵。季子也。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叔敖。遠。子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楚卿也。論語云。令尹子文不云叔敖。皆有所達也。達於高位。疾者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

唐順之曰  
知死生大  
題目自然  
利害存亡

揚慎曰  
子嘗自言

茅坤曰一  
以雄風至  
今猶有生



王鑿曰禹  
視龍猶蝦  
蜃顏色不  
變非達於  
死生之分  
而不動心

傷維積曰  
天道人事  
合來看破

真德秀曰  
太史書崔  
杼弑君亦  
晏子不與  
崔氏盪激  
之地

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

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

勇武而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

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

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

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

於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分

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

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塗息

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克實達遂達通遂成此皆天之

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

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性也愈然而以待耳愈晏子與崔

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

祥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之不與崔杼同也故曰不祥也晏子俛

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

受此不祥及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勾兵鉤頸

直矛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

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競也言今競子晏子曰崔

劉辰翁曰  
晏子數語  
可為處變  
安命之辭

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

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太福嬰且可以回

而求福乎。子惟之矣。惟宜也崔杼曰：此賢者不可

殺也。罷兵而去。晏子受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

無良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

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有所懸

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

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

說之未得，去之未失。說之未得苟從不義以去

死求生未必生，故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

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

啓鄒公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

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

士與君為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

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卒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

下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一作聞晉事，未嘗聞

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啓曰：鄙

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

重份曰說  
得何等痛  
快正截

啓曰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  
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  
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  
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  
猶不可使也但以所  
利論之何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  
足以使之也死重害輕也言爲義者雖死爲之故曰不足以  
禁之死且猶弗禁何況害也何足以禁之也  
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  
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  
者喜生惡死則可使矣使賢以義  
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  
生惟義之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  
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

召類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

宮應

鼓大宮  
小宮應

鼓角而角動

擊大角  
小角動

以龍致雨以

形逐影

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  
日中則影隨之故曰以形逐影

禍福

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  
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  
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義利  
之利也攻  
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

丘濬曰感  
召實理不  
爲脫御影  
借之談

焦竑曰如  
旋蛛絲

歸有光曰  
聖議確

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有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實  
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足以  
攻。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利動者。為名者。不伐  
矣。為武移者。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  
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為攻矣。兵所自來  
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  
一日。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驚有扈  
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三王以上固  
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

江澹曰  
聖人局

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也  
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  
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元。譬之若  
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  
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得其時  
大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成司  
宋武公名司室。故改為南家之牆。犖於前而不  
司城觴爵飲尹池酒也。直犖猶出曲出。西家之潦徑。一作其宮而不止。  
西家地高。潦東流。經士尹池問其故。問不直牆  
子罕之宮而不禁。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鞞百也鞞履也作履之

工也一日鞞鞞也作車鞞之工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鞞

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

處也吾將不食鞞不售無以自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

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痺潦之經吾

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

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

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

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

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拆衝乎千里之外者

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

攻伐使欲攻已者拆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宋在三大萬乘之

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故曰三大萬乘之間也子罕之時無所相侵

邊境四益四境不侵削則為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

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按

秋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身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

等以見節儉等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雖云儉節實所未聞趙簡子

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

孟世貞曰宋在晉楚間稱至卑弱足以止攻者子罕之力也

趙有光曰考子罕辭五分謗等子罕真身社稷臣

茅坤曰史  
默大有識  
力

石道昆曰  
義以斷事  
決疑妙法

禮景淳曰  
首節殊亮

董份曰古  
筆傳以情  
色

趙簡子曰何其多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

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鮪佐焉。伯玉衛大夫遺  
莊子無咎之子

暖蓋曰成子史鮪亦  
衛之大夫字子魚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

前甚聽。君從  
其言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

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

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公子札適衛說渙  
史鮪公子制公叔發公子鞏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故其  
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

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  
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

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

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達鬱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

其比也。比猶  
致也血服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

志欲其和也。和調  
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  
脈榮衛三百

六十節故曰  
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

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水  
不流

曰汚樹鬱則為蠹。蠹蝸木中  
之蟲也草鬱則為蕪。蕪  
穢國

陳深曰國家之鬱惟忠臣豪士足以決之惜人君不聽其說所以難入耳

穆文熙曰王怒謗使巫監之以生殺之權而寄之於鬼物之口則將何所不至

真德秀曰自古中材之主未有不怒謗者厲王秦政乃其甚者耳可當以此書坐屏也

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召公大夫召公虎也監視也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

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

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目不見曰矇師誦詩云矇叟奏功庶人

傳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王故傳語因人以通近臣盡規親戚補察

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其善而行是以下無遺善上無

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

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流放也彘河東永安是也此

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

其不陽也不陽者亾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曰

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管仲曰臣卜其

凶凶

張榜曰理  
微而語聲

十一

晝未半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

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以夜繼晝管仲

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

憂壯而怠則失時急老而解則無名無慎終之始臣

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勵君使不沈於夜樂若何其沈於酒

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墮壞也於樂樂世

今樂而益飭飭正也行之壞也於貴貴則驕今主欲

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

桓公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燭不與桓公夜樂所以霸也

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湣王列精于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行見

敬於齊王也潘善衣束布衣白縞冠額鞋之履

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額鞋之履

弊履也祛步舉衣而步也列精于高自謂其從者曰我好醜何如也侍者曰公姣

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

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故喟然嘆曰侍者為吾

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曲媚也列精于高言侍者我為齊王所

聽而敬謂我矣麗不言惡故曰阿我也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

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乘之王謂齊王從者且猶阿也而云矣且麗也人

唐順之曰  
引一段列  
精于高文  
章家點景  
博識也觀  
之冷然發  
矣

春秋

卷之二十

十五



楊慎曰真可浩莫

魏福曰前致部秀

焦松曰荷有自醜

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言而無所鏡其殘凶

其良甚於已侍者之言也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殘暴也孰當可而鏡

鏡其唯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於俗而能鏡之也人皆知說鏡

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明見人之首而人不推鏡破之而

挖以玄錫靡以白蒹是說鏡之明已也士有明已者陳已之短欲令長之以除其病而不德之

反欲殺之是惡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

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

愛我鐸也不愛我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鐸亦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

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此之謂也厥之諫我也必

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贊我於人中必使

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愛惜而不愛君之

過也過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

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

色也土為四時五行之主多所戴受故能辱忍醜也指簡子之色也

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

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況乎

在簡子之側哉側猶在左右也

行論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十六

三 鑿曰古  
來多少英  
雄從此中  
操練過

六口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

以求存存一作全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

不得以快志為故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

容鄉曲指猶志也布衣之人行此堯以天下讓

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

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

公以堯為失論論猶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

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以為城舉其尾能以

為旌以為旌旗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

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東極之山

死蓋先殛也書云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以通

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氣不通以中帝心

得也中猶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

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醬為醢肉熟為脯梅伯

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語日以

為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諸侯於廟

中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紂恐其叛欲殺文王

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

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

方孝孺曰  
堯知縣方  
在也族然  
堯不殛鯀  
而舜殛之  
衛見罪狀

未郭聖帝  
尚使鯀得  
以與九官  
十二牧拜  
殿於山龍  
輔轍之下

楊維禎曰  
忠貞可以  
昭紂是文  
主德在處

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

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攜貳，所以得象福也。齊攻宋，燕王

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

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事而齊殺我使

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

曰：賢主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為臣

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

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

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於松

下戰為齊所獲，故曰棄羣臣也。王苦傷之而率

事齊者益力。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

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

曰：請王編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

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

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斃邑之擇人不

謹也。願得變更，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

左右官實，御者甚眾，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

之至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

茅坤曰：借先君指點妙

重份曰：辭今

在道見曰  
昭王甲  
薛以養齊  
之燭其敗  
固五

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伏罪說又復也

實官長也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小使微者

也反燕王此濟上之所以敗。此齊所以為燕軍所敗于濟上也

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及。虛弱也燕昭王

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訖使騎劫代之田單率即墨市民擊騎劫軍破之悉反其城故

曰無出單幾滑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墨

城而立功。滑王驕暴洩殺之擢其筋懸之東

破燕軍故曰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蹙

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特懸王苦累之

蹙蹙之重乃易破也蹙破也舉之蹙

軍攻高亦易破其唯有道者乎。有道者能

不危故曰其唯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

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恭王之父也楚

也還反牽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

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

鄙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田於

孟諸無畏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與

莊王方削袂問之曰嘻。嘻怒投袂而起履及諸

焦竑曰公  
室卑而不  
能治堯元  
功殺無畏  
可謂無策  
之甚

莊王方削袂問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

上

劉展翁曰  
莊王圍宋

華元出見  
子反以病

告曰吾聞  
君子見人

之阨則於  
之小人見

人之阨則  
幸之吾見

子之君子  
也足以告

惜于子也  
幸反告莊

王以區  
區之味統

有不欺人  
之足可以

楚而無平  
遂去之

穆文應曰  
自驕自智  
輕物切中  
亾國之弊

庭傳曰履反劔及諸門傳曰劔及寢門車及之蒲疏之

市遂舍於郊邑外與師圍宋九月圍宋在魯二十五年

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轡

犧牲委服告病病困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

莊王曰情一作殆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

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門闔扉也所以為成而歸也

成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在先事而

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

民以討其故討伐也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

告而還師還方也可謂不劫矣夫舍諸侯於漢

水北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叛而討之以義進也服而舍之

以義疆不足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義其弊必速唯義以濟故曰疆不

足以成也也

驕恣

七日亾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

簡士自智則專獨不咨忠臣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官猶拾

之謂也此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

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

三

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

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晉重謂厲公曰：必先

殺三郟。三郟錡、欒、欒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迫公室也。

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欒、郟錡，至于朝而

陳其尸。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欒書申行偃劫

而幽之。欒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遊獻子也。幽，囚也。諸侯莫之救。

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

害人，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

智短者，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斃

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

寡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間，再三言。言自

多也。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

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

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

謂也。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

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擇取也。今以不穀

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

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

真德秀曰

三郟誠有

取殺之道

長魚矯殺

三郟可謂

勇士然嘗

請誅欒書

中行偃以

絕君患則

又非徒勇

者惜厲公

徒好讒而

不足語此

也

歸有光曰

不穀自

謂也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武侯不可  
及處不在  
乎謀事而  
富在於納  
李俚之諫  
而知君道

則辭受  
辭受當受  
言而不受  
辭受則原竭  
不受謀臣之言  
而自謀之則謀  
竭盡也

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  
則辭受辭受當受言而不受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之則謀竭盡也李俚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  
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

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

日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成而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無

唐順之曰  
遠引曲喻  
春居深得  
法

自反樂何以為賢也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為有主乎無

王曰為無臣為無賢臣今王為太室其大益百畝

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

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

臣請辭矣趨而出出去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

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

寡人不肖而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

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

人同其所以人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

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生多如宣王然患在

張榜曰規  
此宣王亦  
有一節可  
取處

三

焦炫曰鸞  
徽長過紉  
善簡于沉  
之於河亦  
是快事

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  
此得失之本也趙簡子沈鸞徽於河曰吾嘗好  
聲色矣而鸞徽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  
徽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徽來之今吾  
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  
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  
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  
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  
教

觀表

表支屬  
凡事必有  
先徵所謂  
表也惟知  
者足以知  
之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  
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為  
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  
也羽蟲鳳凰鴻鵠鶴鷺之屬也裸蟲麒麟麋鹿  
牛羊之屬也蹄魚裸身皆為裸蟲鱗蟲蛇鱗之  
屬  
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  
利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  
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  
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



三

丘濬曰容  
徵表則物  
情自獻聖  
人先知之  
明通然無  
知之體章  
不作聰明  
也

汪道昆曰  
右宰穀臣  
之意可悲  
矣歸子既  
識其意而  
又終其托  
其賢入哉

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

必審徵表。徵應表異。一日奇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

衆人同等。聖人以徵表為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

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衆人則無道至焉。

徵無表無道。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

以至先也。絕於人以先知者，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非

則以為有神有幸。有神非有，幸者必須表。故曰：其數不得不然。邠成子吳起，近一作之

矣。邠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邠成子魯大夫也。邠敬子國之子。邠

青孫也。適晉道經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顧反。過而弗

辭。反還也。自晉還過。其僕曰：邠者右宰穀臣之

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溲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

不辭。邠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

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

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

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補喜衛大夫。甯喜子殖

林父其逐獻公出之。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

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人則掩吾君能掩

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十六年殺還車

呂氏

卷之二

三

而臨三舉而歸臨哭也右等息如至使人迎其

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

壁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

其邠成子之謂乎邠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

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

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其於魏侯為治西河王錡諧之於魏

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

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

視舍天下若舍屣屣弊也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

西河畢大秦與起

起雪泣而應之雪拭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

去判而亡其軀讒人

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王政也今

之言使君臣交受其禍也若此

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

矣

言西河畔魏入於秦也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

荆而西河畢入秦魏

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

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

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

衛忌相髭許鄙相

脫

脫後竅也脫字讀如窮穹之穹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臆肋

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

揚慎曰急  
轉得法

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  
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  
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  
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  
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幡亦薄也銀作鐵也  
物言薄令薄也

辛卯三月十日如朱一晒

士德甫

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  
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  
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  
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  
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